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 清代輿圖的初步整理與認識*

李孝聰
北京大學
歷史學系

提 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對所藏清代檔案中的輿圖進行了數位化拍攝及掃描，並整理出《圖書文獻處平圖／軍機奏摺輿圖目錄》，為公眾利用這批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本文作者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的大力支持下，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王庸等前輩學者已有工作的基礎上，利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輿圖部分原件或照片校核。作者結合十多年來在國內和海外曾經寓目的中文古地圖收藏情況，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和部分清朝軍機處奏摺錄副留中輿圖的繪製年代、內容及相關情況進行了考證，提出了個人的認識；對原存箱目錄中被打散的輿圖重新做了歸類整理，對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北平圖書館輿圖（簡稱「平圖」）進行了初步的辨識；作者建議對海內外收藏的清代輿圖檔案開展合作整理，編纂出一部比較完整的綜合性圖錄。

關鍵詞：清代輿圖檔案、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藏圖機構、輿圖歸類整理

* 本文初稿曾於「清代檔案整理與館際合作——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年11月2-3日）上宣讀。

一、原清朝內廷所藏輿圖之散出

多年來世界各地圖書館、檔案館所藏的古地圖可能是最不公開、也最不易看到的藏品，因此限制了學術界對古地圖的研究，進而導致社會上以古地圖為依據對歷史人物事件的大膽揣測層出不窮，混淆視聽。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主辦的「清代檔案整理與館際合作」會議，研討主題之一是「清代輿圖檔案的整理與合作」，此議無論於學界、海內外社會均實在是大有裨益、大有必要的適時倡導。

2005年秋冬，筆者有幸來臺短期任教，應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盛情邀請，得以一睹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部分輿圖原件或照片。本文結合個人多年在海內外經眼過目的中國傳統輿圖，就如何進行清代輿圖檔案的整理與合作談一些初步的想法。

清朝宣統二年（1910）為推行新政，張之洞等奏請設立京師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前身），以北京城內後海廣化寺僧寮為館址，屬學部管轄，又稱學部圖書館。民國四年至十七年（1915-1928）轉到北京方家胡同國子監南學舊舍為館址。籌備之初，即議定以翰林院、國子監以及內閣大庫殘本為基礎典藏，其中特別從內閣大庫紅本中拾出明、清舊本輿圖一百餘種，轉交京師圖書館庋藏。這批明、清舊本輿圖自撥交之始，就因其性質特殊而有統一的輿圖編號，目錄也先後編訂過三次。第一次是民國七年（1918）四月，第二次是民國十五年（1926）十一月。民國十七年（1928），國民政府首都遷南京，京師圖書館易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歲末暫遷入中海居仁堂辦公。翌年九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所辦之北海圖書館合併，同年設立了輿圖部，由王庸先生（1900-1956）擔任輿圖部主任。民國二十年（1929），北平西安門內文津街新館落成，兩館遷入合而為國立北平圖書館。王庸鑒於原輿圖目錄「並不按圖之性質，分類編次，平日庋藏檢查，均感不便，且為檢點舊目有無缺漏錯誤計，因將此項輿圖重新查閱一過；分類編目……並按新號庋藏」，遂有民國二十一年（1932）四月第三次輿圖目錄之編訂。¹在第三次輿圖編目中，王庸將這批明、清舊本輿圖分成「甲」編：分類圖、「乙」編：區域圖兩大類，凡河流海岸、驛

¹ 張秀民，〈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址記〉，頁3；王庸為〈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新購輿圖目錄〉所撰「識語」，頁45。承蒙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盧雪燕女士、日本京都總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承志先生提供資料，特此致謝。

鋪、邊防皆入甲類；中國總圖、各省分圖則入乙類，總計184種，295件，編成《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²同時，輿圖部多方徵購、蒐集古今中外地圖資料，至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已經彙集各種地圖達4000餘種，³王庸將逐年蒐購所得編成《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新購地圖目錄》，河流、沿海、驛程道里列入甲類，即分類圖，各省分圖則歸入乙類，最後附武功圖，即清廷平定各地的戰圖，總計50種，89件（冊）。⁴民國二十二年（1933）王庸、茅乃文編輯出版了《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民國二十六年（1937）又編輯出版了《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續編》。經初步核對，這兩本目錄所收多屬新購清代晚期至民國時代繪製的輿圖，並不包括原清內閣大庫中拾出的明、清舊本輿圖。

與此同時，北平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也一直在整理、編印和陳列清代宮中檔案和輿圖。民國十四年（1925）十月故宮博物院在京師（北京）成立，設文獻部，以南三所為辦公處，開始集中宮內各處檔案。民國十六年（1927）十一月改文獻部為掌故部，次年出版《掌故叢編》。民國十八年（1929）三月改掌故部為文獻館，六月成立專門委員會，提取內務府造辦處所存乾隆十三排皇輿全圖銅版及各種輿圖進行整理編目，準備陳列展覽。民國二十一年（1932）一月清乾隆內府輿圖出版。此時正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之際，戰火臨近北平，為使我國珍貴文物不落入敵手，國民政府組織文物南遷。是年八月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將所存各種檔案文物開始裝箱編號，民國二十二年（1933）二月至四月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藏檔案文物分四批裝箱南運上海，其中有輿圖十六箱，當時曾經組織人員將南運輿圖拍攝照片，然後寄回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⁵可是這批輿圖照

2 原輿圖目錄關於地圖量詞使用紛雜，如大幀、幀、長卷、卷、軸、張、冊、大幅、幅、頁等，為便於統計，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統一以「件」稱之。民國20年（1931）6月袁同禮（1895-1965）撰寫〈國立北平圖書館概況〉一文提到當時的古輿圖計「絹綾紗本六十五幀又四十八冊，紙本九十七幀又五十五冊又一百五十五頁」，與王庸的敘述略異，可能是統計方法不同或時間不同所致。

3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之〈前言〉，頁1。

4 王庸，〈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新購地圖目錄〉，頁68-72。「輿圖」似比「地圖」二字更能反映目錄內容。

5 據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二十四年十一、二月分工作報告〉記錄：「存滬文物點收事項：本館存滬文物十一月十二月計點收……地圖銅版二六箱，輿圖十六箱。」頁3。另據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頁57，載為「十七箱」，「十七箱」恐怕是轉錄時出現的錯誤。又據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文獻館檔案在滬存貯及其工作之情形〉記述：「本館前擬編制輿圖房圖影，惟以所藏輿圖，多已南運，遂將所選之各圖，函知本院駐滬辦事處，開箱檢出，攝製照片。是項工作，業已竣事，並由該處將照片陸續寄館。」頁62。

片迄今未能面世。

清宮檔案的整理工作「除移滬之一部分外」，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繼續整理留存檔案，「工作復因類分組」。民國二十三年（1934）三月《廣西沿邊各營駐防中越交界對汛法屯距界遠近圖》出版，八月開始整理各部分輿圖。民國二十四年（1935）二月開始將軍機處地圖編目，至七月軍機處地圖編目竣事。輿圖類原屬清內務府檔案，民國二十五年（1936）整理北平庫存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所藏輿圖，「原存造辦處輿圖房，計共七百餘件。乾隆時曾輯為《蘿圖薈萃》，經本館（即文獻館）整理後，先將留平部分編目出版，並選擇輿圖四十餘件，預備編印圖影。又《京城全圖》五十一冊，圖內坊巷地名，悉經參考志乘，詳加校對，成《京城坊巷圖考》。」⁶是年五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出版了《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景印出版了乾隆《京城全圖》。根據《文獻叢編》（民國）二十六年（1937）第二輯所載《蘿圖薈萃》跋：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前輿圖房共收貯輿圖圖目456條；又據《蘿圖薈萃續編》跋：自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續貯輿圖房圖目57條，兩目合計513條。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實際參考了《蘿圖薈萃》舊目、《蘿圖薈萃續編》寫本圖目、《各項圖式總目》等三種清廷輿圖目錄編輯而成。計分輿地、都城宮苑、風土、江海、河渠、武功、巡幸、名勝、瑞應、效貢、寺廟、山陵、風水等十三類，共收錄了原載於《蘿圖薈萃》正續舊目之輿圖十三類714件，與文獻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撰寫的分總報告中所講的輿圖數目基本相合，可是比《蘿圖薈萃》正續編的513條多出201條。個中原因有可能是按「每件輿圖」或「每條輿圖」的統計基數不一致，因為有的一件（條）輿圖包括若干幅地圖。當時，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之圖，尚有一部分已經運抵上海，其目錄本當俟續出版，但是很可惜，時局打亂了整理出版計劃，於是也為今後這部分輿圖的完整復原憑添了眾多困難。

至於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清舊本輿圖，也由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底，華北局勢吃緊，「國立北平圖書館奉教育部密令，揀選庫藏珍本、敦煌寫經、明清古地圖、金石拓片及重要典籍，運往上海租界及南京存放。當時為分散風險，

6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文獻館二十五年分總報告》，頁1下。

南遷文物採取多點寄存的方式，中央研究院化學、物理、工程研究所，中國科學會，上海銀行第一倉庫，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及梁任公自宅等都有存放。」⁷「明、清古地圖的存放地據杭立武先生（1903-1991）回憶，到南京後就存放在金陵大學（因北平圖書館在金陵大學設有工程圖書資料館），而後國共內戰爆發，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委託杭立武先生將十八箱明、清古地圖轉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管，故杭立武先生逕由金陵大學圖書館取來，並安排隨故宮文物一併運送來臺。邢志良先生《撫今憶往話國寶》書中記載：這批地圖是第三批運臺文物中的第二批，由商船海滬輪負責運送，民國三十八年（1949）一月三日裝箱，六日由南京下關開船，九日抵達基隆，十二日卸船裝車，然後直接送到臺中糖廠存放，民國三十九年（1950）四月十九至二十日再轉運霧峰北溝庫房，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一起存入正中庫中西半邊。」⁸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由於上海局勢日促，為保文物周全，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與當時駐美大使胡適商議將存滬的善本書籍遷往美國國會圖書館保管，由於數量太多，只選精華，分裝成102箱交由商船赴美」。1965年美國政府將寄存在國會圖書館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籍還給臺灣，11月8日運抵基隆，貯存在臺北士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庫房。據了解這102箱只是北平圖書館的善本書籍，沒有輿圖。

照上述回憶來看，二十世紀三〇年代隨北平文物南遷的輿圖有可能是兩批、兩個來源，一批屬於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保存的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的輿圖，另一批屬於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的從清內閣大庫拾出的明清舊本輿圖。目前尚待解釋的疑惑有三：一個疑惑是民國二十二年（1933）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分四批裝箱南運上海的那十六箱輿圖是否後來轉存南京？一種說法是民國二十五

7 據嚴鼎忠，《國立北平圖書館研究》一書徵引《北京圖書館史（1949年以前）檔案選錄（下）》，當時南運輿圖共十五箱，但是故宮後來受託運到臺灣的古地圖共十八箱，有可能是重新裝箱導致箱數不同。以上資料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盧雪燕女士提供，特此致謝。

8 此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盧雪燕女士轉述邢志良，《撫今憶往話國寶》，頁203、221。另據《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云：日軍攻佔南京之前，民國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開始將南京朝天宮故宮博物院藏古物分水、陸兩條路線搶運至四川樂山、峨嵋等地貯藏。抗戰勝利後西遷的國寶全部運返首都南京。民國三十七年底至三十八年二月止，又將中央、故宮兩博物院存南京文物，提選精品遷運臺灣。「分別由海軍部中鼎艦、招商局海滬輪、海軍部昆侖艦承運，其中兩院文物計三千八百二十四箱，兩院精華十之九五已經運臺。」也就是說保存在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精華基本都轉到臺灣。

年（1936）運到南京朝天宮新庫房，二十六年（1937）底南京故宮文物西遷，不知道那十六箱輿圖是否帶到四川？抗戰勝利後是否回歸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第二個疑惑是民國二十四年（1935）是否將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全部輿圖裝箱南運？第三個疑惑是民國三十八年（1949）從南京運往臺灣的十八箱輿圖如果僅僅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藏圖，那麼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的藏圖是否沒有運往臺灣？

回想半個多世紀前的文物南遷，這批曾經屬於宮廷大內的輿圖，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火與政治紛爭中，顛沛流離，幾經周折，始終未能讓公眾寓目。隨著歲月的流逝，參與文物南遷或瞭解那批輿圖來臺裝箱情況的當事人多數已經作古，事隔不足一個世紀，我們對輿圖檔案就已經難以說清楚了，因此摸清海峽兩岸輿圖的收藏脈絡，並加以整理的確時不我待。最近幾年，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曾經陸續展示過一些輿圖特藏，如：大幅絹本《福建輿圖》即其中最知名者，曾在王庸《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中著錄，應屬於從原內閣大庫中撥出的明、清舊本輿圖之一，不知何故未能裝箱啓運。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大明混一圖》，亦屬於當時沒有運走之重要的大型輿圖。我們借助民國二十一年（1932）王庸編寫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和《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新購地圖目錄》，再對照1998年北京國家圖書館編撰的《輿圖要錄》和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編製的《圖書文獻處平圖輿圖目錄》，並結合當年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發現確有部分輿圖當年未裝箱南遷或輿圖題目有差異。這樣一來，有可能造成原本屬於一個完整卷帙的輿圖，分別收藏在海峽兩岸的不同機構中。為了使這批輿圖不再繼續「身居各處」，現在急需的工作是對海峽兩岸收藏的清代輿圖檔案展開合作整理，再結合對海外各地所藏中國古代輿圖的調查，編纂出一部比較完整的綜合性輿圖聯合目錄。近年來，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對所藏清代檔案中的輿圖進行了數位化拍攝和掃描，並整理出《圖書文獻處平圖／軍機奏摺輿圖目錄》，為學界和公眾利用這些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我們首先應當充分利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對館藏國立北平圖書館藏輿圖（按「平圖」編號）和清代軍機處奏摺錄副留中輿圖（按「故機」編號）進行初步整理的成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結合各地的輿圖收藏，摸清現存明清輿圖的基本狀況。

二、明清輿圖檔案收藏豐富的機構

原清代內閣大庫收藏的輿圖經歷了數次移存，帶來輿圖散落的可能性，目前在海內外若干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內都可能分藏。收藏明清輿圖檔案比較豐富的機構有：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收藏的輿圖，包括：國立北平圖書館裝箱南運輿圖、從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殿本中抽出的部分輿圖、軍機處檔案中屬於錄副留中的輿圖、國立故宮原存善本輿圖、近半個世紀以來新購置或受贈的輿圖。如前所述，這批輿圖多數屬於原內閣大庫紅本中拾出的明、清舊本輿圖，因此十分珍貴。

（二）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大量稀見明、清輿圖，包括最近幾年為世界各國矚目而尚未加以深入研究的《大明混一圖》，主要是原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所藏輿圖、清朝地方官員進呈軍機處奏檔之輿圖。另外，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也收藏有部分輿圖。由於這兩處的藏圖迄今未能向公眾露面，所以最具吸引力。

（三）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輿圖全部收藏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包括：國立北平圖書館未能裝箱南運的個別輿圖（例如：《福建輿圖》）、1949年以前徵購的輿圖、1950年以後新購置散落民間的清代輿圖。1997年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寫了《輿圖要錄》，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其輿圖收藏的特點是：地域覆蓋面全，門類齊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搜集，全國幾乎每一個省區地方的輿圖，世界各地的地圖都有收藏，惟明代或清中葉之前繪製的輿圖數量不多。但是有相當數量清後期繪製的官本輿圖，以及大比例尺的城市圖，現已逐步向公眾開放閱覽。

(四) 遼寧省大連圖書館

遼寧省大連圖書館的收藏以二十世紀前半葉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時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購置的古地圖爲主。比較珍貴的是1925年從義大利駐北京公使羅斯(Giuseppe Ros)手中購得的六百多幅地圖，其中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彩繪本《甘肅圖繪》、《九江附近長江大觀》、《海口要隘水陸遠近形勝全圖》等均不多見，更有大量清朝晚期刻繪的城市平面佈局圖和各地兵備圖亦形成其收藏特色。

(五)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輿圖，雖然多數繪製時代不出清朝中葉，但是卻有一些世人難得一見的原宮廷藏圖。如：黃緞套封《道光九年聖駕展謁祖陵巡幸盛京經由直隸站圖並說》，貼黃俱在，顯然出自清廷而非坊間私繪品，從圖中可以瞭解當年清帝巡幸路線及沿途所費銀兩。《寧夏河渠圖》、《青海圖》亦皆大幅彩繪，世間難得一窺。更有一批清朝晚期描繪東北地區的輿圖三十餘幅，內容豐富，繪製詳細，很可能是光緒末年東北建省時期，中俄、中韓勘定邊界，擬開商埠時所繪。

(六) 中國大陸各地圖書、檔案、博物館收藏的古地圖

中國大陸各地的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也收藏數量可觀的明清時期繪製的輿圖，只是沒有一史館、國家圖書館、大連圖書館那樣集中，形成批量特色。像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均保存有明代或清朝早期刻繪的輿圖，尚不曾爲世人寓目。

(七) 原清朝外交部地圖目錄中收錄的輿圖

目前的收藏地尚待瞭解。屬於原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的輿圖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八) 美國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絕大多數保存在地圖部 (Geography &

Maps)。屬於特藏的中文輿圖繪製時代，多數係清朝中後期，以嘉慶、道光至光緒年間的作品為主，時代再早的地圖不多。但是有幾幅明代輿圖（如《大明輿地圖》、《泉州府圖說》），清朝康熙、乾隆時代的彩色繪本圖（如《臺灣輿圖》、《萬里海防圖說》、《兩淮鹽場及四省行鹽圖》、《全川營汛增兵圖》，以及描繪清朝軍隊與羅利（俄羅斯）軍隊在黑龍江雅克薩之戰的《艾渾之地圖》和《羅利之地圖》），在國內很少見到。從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輿圖特藏覆蓋的中國地域來看，幾乎每個省的地圖都有，其中以河南省、山東省和湖北省數量最多。海疆圖、山東、河南兩省的黃河下游堤工圖、運河堤壩工程圖等官繪本河堤工程圖及各府、縣境河流圖多達四十餘幅冊，為其特色。⁹

（九）歐洲各國圖書、檔案、博物館收藏的中文古地圖¹⁰

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計兩百多幅、冊，分別保存在地圖部（Map Library）、東方與印度事務部（Oriental &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和寫本部（Manuscripts），大部分屬於十九世紀來華各種人士捐贈品。其中有一百餘幅是清朝嘉慶至道光初年，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諸省官繪本軍事營汛圖，是兩次鴉片戰爭期間侵華英軍劫掠之物。例如：地圖部的彩繪浙江省寧波府府屬各縣海口汛守圖，係1840-1842年英國遠征軍司令高夫（Hugh Gough）的後人捐贈；寫本部的官繪本軍事圖曾屬小馬禮遜（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的收藏品。二十世紀以來，英國博物館陸續購入者也不乏珍貴之物。如明代兩位來華耶穌會士陽瑪諾（Manuel Dias）、龍華民（Nicolo Longobard）製作的中文地球儀，世間已很難見到同時代類似的作品。英國皇家地理協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亞洲協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共收藏近百幅中國地圖，覆蓋東南沿海和內陸邊疆各省區的海防圖、河道圖、政區圖或交通路線圖。其中一批彩繪圖是1838年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在廣州、澳門、舟山和上海等地傳教行醫時所搜集，1858年返回英國時捐贈給皇家地理協會。英國薩理郡公共檔案館（Public Archives Office）收藏的一些中文地圖原屬清代廣東巡撫

9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頁14-21。

10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頁43-48。

衙門官方檔案，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被英軍劫掠至英國，其中包括清軍圍剿廣西太平軍的戰役圖。此外，康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和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Oxford）、愛丁堡蘇格蘭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也收藏著一些中國地圖，而以牛津大學所藏的幾幅清朝康熙年間刻印的全國總圖較為稀見。

德國：大部分中國地圖在兩德統一以前，分別收藏在原東、西柏林兩個國家圖書館的地圖部和東方部內，其中近百幅是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繪製的山東、直隸兩省各府、州、縣政區或河道水系地輿圖。另外，還有若干幅官繪本黑龍江、吉林、盛京、福建、廣西輿圖和專題圖，以及長城與長江水師營汛輿圖長卷。目前，德國藏圖集中在柏林的普魯士文化財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此外，慕尼黑市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的寫本部收藏著黃河工程全圖、安徽江面水師營汛圖兩個長卷，還有山西平遙、黎城等縣八幅境輿圖，大都是咸豐、同治年間繪製的作品。

法國：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地圖部和東方寫本部，共收藏四十餘幅中國明清時期的繪本或刻本地圖。比較珍貴的當屬萬曆、天啓年間由朝鮮畫師根據王泮題識的《輿地圖》增補摹繪的一幅大型絹底彩繪圖，同期類似的作品已極難見到。另有三幅成於康熙、乾隆時期，描繪山東、江蘇兩省交界地區黃河、淮河與運河工程的大型絹底彩繪掛圖，兩幅繪於嘉慶初年的湖廣地區大型輿地掛圖，也不多見。法國國家圖書館一直致力於收集十九世紀以前刻繪的中國地圖，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編繪的《坤輿全圖》，以此處搜集的版本最全。

義大利：明、清之際耶穌會士編繪的中國地圖，多數收藏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其中包括：利瑪竇（Matteo Ricci）《坤輿萬國全圖》萬曆三十年（1602）版的兩個印本（另一清朝挖改重印的殘本藏在義大利國家圖書館）；湯若望（J. A. Schall von Bell）編繪、羅雅谷（Jacques Rho）校訂的《赤道南北兩總星圖》；卜彌格（Michel Boym）的《中國總輿地圖》；畢方濟（Francois Sambiasi）的《坤輿全圖》等。另有一幅絹底彩繪明長城圖長卷，為梵蒂岡人類學博物館（The Monumenti Musei e Gallerie Pontificie, Vatican City）的東亞特藏。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曾經使用過的羅洪先

《廣輿圖》的早期刻本，收藏在羅馬義大利國家檔案館（Archivio di Stato di Roma）。康熙年間由耶穌會士與中國官員共同測繪編製的《皇輿全覽圖》銅版不同印本，分別保存在拿波里東方大學（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東亞系、博羅尼亞大學圖書館（Biblioteca Universitaria di Bologna）和義大利地理協會（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義大利地理協會收藏著二百餘幅明、清以來手繪或刻印的中國地圖，其中較稀見者有：明彩繪本《甘肅全鎮圖冊》、《大同鎮圖說》；清繪本承德避暑山莊與外八廟全景圖、廣西省《軍行糧運水陸程站里數》彩繪圖、彩繪本雲南省《黃糧台六河全圖說》，以及描繪黃河、運河、滸沱河的彩繪長卷和數十幅清朝官繪本沿海各省府、廳、州、縣的軍事營汛與砲臺建築工程圖。另外保存了四百餘幀清乾隆、嘉慶年間繪製的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省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地圖與生活習俗服飾圖說。這些中國地圖原屬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工作過三十年的義大利駐華外交官羅斯（Giuseppe Ros）所有，以後獻給了義大利國家地理協會。

瑞典：一些中文地圖收藏在斯德哥爾摩人類學博物館（Ethnografiska Museum, Stockholm），是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從中國帶回來的，大多是清朝中葉以後的作品。瑞典皇家圖書館（Kungl Biblioteket）和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Uppsala Universitets Bibliotek）也有零星中文輿圖的收藏。

丹麥：中文地圖集中在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Kongelige Bibliotek），多是清乾隆、嘉慶以來刊印的清代全國或地方輿圖。

荷蘭：海牙米爾曼繪畫藝術博物館珍藏著《廣輿圖》的初刻本和清乾隆中葉佚名手繪《北京內城圖》，阿姆斯特丹航海博物館（Maritiem Museum, Amsterdam）收藏南懷仁《坤輿全圖》和大型清繪本《福州城圖》。比較多的中文地圖都收藏在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Sinologisch Instituut, Leiden），其中稀見的是兩個乾隆年間彩繪在絹帛上的江蘇揚州府大運河程站隨折圖，分別題為「平橋至海棠庵站圖」、「崇家灣至天寧寺站圖」。當是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之前，沿途河臣為說明管界河道、行宮狀況而呈遞的奏摺附圖。

奧地利：維也納國家圖書館地圖部（Oesterreichische National Bibliothek）收藏十餘幅中文地圖，其中包括一幅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係萬曆三十年（1602）李之藻刻版的清朝初年挖改本。是來華耶穌會士普羅斯佩羅·英托塞塔

(Prospero Intorcetta)，於1672年贈給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的。雖然同是清人挖改刊印之作，但此圖與倫敦英國皇家地理協會牆壁所掛之圖，仍有一些區別。

比利時：收藏的中文地圖不多，主要集中在布魯塞爾皇家圖書館(Koninklijke Bibliotheek van Belgie)，多是清朝中期以後的作品。魯汶天主教大學(Universiteit, Leuven)有一所南懷仁研究所，以研究南懷仁及其他耶穌會士為方向，但那裡的收藏品基本上是複製件。

(十) 俄羅斯

俄羅斯收藏的中文古地圖多數保存在聖彼得堡東方博物館，以耶穌會士編製的世界圖和明清兩代全國總圖為重，地方輿圖保存不多。如南懷仁《坤輿圖說》收藏了五部，《廣輿圖》、《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系統均保存了不下五個版本，此外，還有新疆地區的輿圖及旅順海防砲臺形勢圖則反映當年俄國在華的勢力範圍。

(十一) 日本

日本各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對中國古代輿圖都有或多或少之收藏，而且往往因屬於某收藏者捐贈的個人舊藏而形成有特色的文庫，其中藏圖數量較多的收藏機構有：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與東洋文化研究所、天理大學天理附屬圖書館、龍谷大學學術情報中心、東北大學圖書館、神戶市立博物館、東洋文庫，以及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之內閣文庫、宮內廳書陵部，均有許多國內罕見的明清輿圖。日本還有一些寺院也藏有中文輿圖，僅以十七世紀以前摹繪的世界地圖《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為例，在島原市本光寺、京都市妙心寺麟祥院皆有保存，圖形相似而只是圖名略有不同。

(十二) 韓國

韓國中文古地圖主要收藏處有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國立中央博物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首爾歷史博物館、誠信女子大學博物館、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高麗大學博物館、仁村紀念館、嶺南大學博物館、慶熙大

學惠正博物館（HYEJUNG MUSEUM）等。其中多是清代繪製的輿圖，缺少年代較早的作品。

近十多年來，筆者一直不懈地調查、整理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圖，努力將經眼過目的中國古地圖資料公諸於衆。以便於相互比較以資借鏡。

三、明清邊防輿圖散出之例

對於清代輿圖檔案的整理，可以首先利用國立北平圖書館存箱目錄，調查是否有被打散的輿圖，重新進行歸類整理，試以明清邊防輿圖為例。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中有邊防圖十種：

《陝西鎮戰守圖略》一冊共57頁，明紙本彩繪圖說，青綾皮。舊目未編號。此圖有4頁為「陝西鎮煙火號令」；其地域範圍，僅限於陝西鎮所屬環慶、固原、靖虜、蘭州、河州、臨鞏、洮州、岷州等地駐劄，其他陝西之榆林、寧夏、甘肅三鎮，均缺。以下51頁為《陝西鎮圖說》，地域範圍亦同。除起首總說2頁外，即為各駐劄守備所屬之衛、所、堡、城圖說，自「柔遠巡檢司」至「文縣守禦千戶所」為止。

《陝西鎮戰守圖略》殘一冊僅存11頁，明紙本彩繪圖說，舊目未編號，稱「陝甘鎮戰守圖略」。圖本及字畫式樣同上圖，僅為延綏鎮所轄地：木瓜園、永興、弧山、鎮羌、常樂、雙山、波羅、柏林、神木、大柏油等堡。每堡圖說各半頁，另有一頁為某堡之說而無圖。由此可知此殘冊應是從陝西所屬之延綏鎮散出。（圖1）

《甘肅鎮戰守圖略》一冊35頁、空白3頁，明紙本彩繪圖說，青綾皮。本圖自「紅城子堡」起，為各城堡圖說13幅，共占18頁；繼以《西域土地人物略》圖說，未附「西域沿革略」共17頁。圖式樣字體，大致與《陝西鎮戰守圖略》相似；惟各圖說之首，均書有「某某城」或「某某堡圖說」標題；每一城堡圖說之末，增記「深哨地方」距城裡數，而為陝西圖所缺。

《寧夏鎮戰守圖略》一冊20頁，明紙本彩繪圖說，青綾皮，舊目未編號。卷首有「寧夏鎮城圖說」2頁，方位以西為上，以下則自「平虜城」起至「鐵柱泉堡」為止，為15幅圖說，均有標題，共占18頁，每圖方位均不一致。此圖說之式

樣字體，均與陝西鎮、甘肅鎮戰守圖略類同，黃河塗棕黃色波紋，圖說記述邊堡始建緣由、形勢要害、戰守策略，亦各記「深哨水頭」，距城裡數。

這四冊明代陝西各鎮戰守圖略，尺寸大小和式樣皆大致相同，凡述及明朝廷及皇帝者多抬頭或空格，圖說中所述過去事跡，時間相近，最遲者為嘉靖二十四年事。由此推之，該圖說當為明代嘉靖末年或隆慶、萬曆年間繪製的進呈之本。若以字體細觀之，則前二種殆為一部，後兩種是否出自一人之手或併成一套，尚不敢斷言。

以上數種陝西、甘肅、寧夏鎮圖說，見王庸《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而未收入民國二十五年（1936）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出版之《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但是《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載有《陝西通省邊鎮圖》彩繪絹本一幅、《陝西延綏鎮圖》彩繪絹本一幅、《甘肅鎮圖》彩繪紙本一幅、《寧夏鎮全圖》彩繪絹本一幅，均未見附有圖說，既然都曾經深藏清廷大內，這些輿圖之間的關係值得推考。目前流散在義大利地理學會的彩繪絹本《甘肅鎮圖》、《山西大同鎮圖》亦可同時校勘。

另有《山西邊垣圖》九種22冊，絹本彩繪，黃綾皮封，皆山西監察御史所進呈。進呈御史姓名，均見各圖綾皮面上。其綾面已失者，姓名遂亦無考。著錄於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者計：

第一箱《山西邊垣圖》18冊，綾皮面封墨書「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蔡應桂進」；第四箱《山西三關邊垣圖》20冊，黃綾皮盒貼黃墨書「巡按山西試監察御史臣劉漪謹畫完山西三關邊垣圖三本」。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部藏中國輿地圖目錄》登錄在冊的有《山西邊垣圖》18冊（平圖020828-020845）和《山西三關邊垣圖》20冊（平圖021322-021341），總計38冊，與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記載的九種22冊不合。

經核對《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其收錄絹本彩繪《山西西路邊垣圖》、《山西中路邊垣圖》和《山西東路邊垣圖》各一冊，原注「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劉嗣美進」。據雍正《山西通志》卷八十《職官志》八記載，劉嗣美於清順治九年任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該圖即其在任上所呈進。清朝初年任巡按山西監

察御史者分別是：¹¹

- 黃徽印，福建晉江人，進士，順治二年任；
- 王昌印，山東淄州人，進士，順治三年任；
- 呂維標，山東益都人，進士，順治四年任；
- 劉漪，山東濟源人，順治五年任；
- 蔡應桂，遼東廣寧人，順治五年任；
- 趙班璽，山東益都人，進士，順治六年任；
- 劉達，直隸浚縣人，進士，順治八年任；
- 劉嗣美，河南陳留人，進士，順治九年任；
- 高爾位，遼東人，順治十一年任；
- 尹辟，山東新城人，進士，順治十四年任；
- 白尙登，遼東人，順治十五年任；
- 李之芳，山東武定州人，進士，順治十六年任。

其中黃徽印、呂維標、劉漪、蔡應桂、白尙登等名字皆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所藏山西邊垣圖上的題記。惟順治九年劉嗣美所進東、中、西三路山西邊垣圖三冊未見蹤影。是否由於封套殘破而誤混合爲一，尙待重新整理核查。

從國立北平圖書館裝箱移運的還有《宣府鎮圖》三種，計絹本彩繪圖5冊、紙本彩繪圖15冊（圖2）；《居庸關圖》三種15冊，現全部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這批描繪明代邊牆兵防的輿圖雖然是清朝初年進呈，同時用滿、漢兩種文字標注，其繪製時代未必是清軍入關之後，而且絹本與紙本可能也不會是同期所繪，那麼也需要對這類舊目注明年代的輿圖給以重新考察。

還有《五省邊口圖》一幀，紙本墨描，著淡青綠色，圖中漢文地名旁注滿文。圖之背面，題有「直隸江南河南川陝邊口圖」。舊目則稱「淡描五省邊口圖」。惟此圖所繪地域，實爲直隸、江南、河南、陝西、甘肅五省。圖背所題，誤加四川而缺甘肅。而圖背貼黃記「『一統志館』送貯各省舊壤輿圖四拾九張」字樣。可知此蓋乾隆四十九年修《一統志》以前之圖本。若判以康熙五年以前所繪之圖，則當時甘肅省地尙屬陝西所畫地域，只有四省，不能稱五省。又據圖背

11 (清)覺羅石麟修，儲大文纂，雍正《山西通志》卷八十，〈職官志〉八。

貼黃所記「一統志館」送貯舊圖49張，尚應有另外的48幀。不知孰為「一統志館」所貯，存佚如何，尚待細考。

以上十種邊防圖，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史部輿圖類（1985年）未收錄者：《五省邊口圖》，《書目》中收有《北方邊口圖》一卷，「明代紙本彩繪」，與墨繪《五省邊口圖》不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出版之《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亦不見載，則《五省邊口圖》究竟散在何處？

僅以上述十種邊防輿圖為例，清代輿圖檔案確有散落的情況，值得重新梳理。

四、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平圖」重新歸類之例

從國立北平圖書館文物南遷時的輿圖存箱目錄來看，確實有一些原屬一套的明清輿圖在裝箱時被打散，分別裝箱，我們可以對比輿圖的形式、尺寸和繪製風格特點，重新歸類，整理合併。

明代官繪本府、州、縣所轄境地輿圖，除了文字內容明顯地反映明朝的建置沿革，而比較容易鑒別外，還有其繪製的特徵。一是在府、州、縣治城平立面形象符號四圍用文字注明四至。如：《浙江紹興府屬地輿圖》（圖3），¹²在餘姚縣治城四圍分別書寫「東壹佰柒拾伍里至姚江驛交界拾里至寧波府慈谿縣」、「南壹佰捌拾里至宜州交界貳拾伍里至金華府義烏縣」、「西壹佰三拾里至錢塘沙交界拾伍里至杭州府錢塘縣」、「北至大海洋三拾里」；二是海水、江河水面一般精細地繪有波紋；三是使用較鮮明的藍色顏料。清朝初期繪製的府、州、縣所轄境地輿圖仍然秉承明代輿圖的特徵，儘管在輿圖的質地、畫技和名稱上進呈本各異，為鑒定工作帶來一定的困難。

我們檢索了國立北平圖書館文物南遷時的輿圖存箱目錄，發現有些輿圖本應屬於同一套，可是被分散在不同的箱中。譬如：

12 國立中央圖書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第十一箱（平圖021520），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處提供影本，特此致謝。

第二箱存《浙江杭州府屬地理輿圖》(平圖020962)、《浙江嘉興府屬地理輿圖》(平圖書020963)、《浙江湖州府屬地理輿圖》(平圖020964)、《浙江紹興府屬地理輿圖》(平圖020966)、《浙江台州府屬地理輿圖》(平圖020967)、《浙江溫州府屬地理輿圖》(平圖020968)、《浙江處州府屬地理輿圖》(平圖020969)各一冊,皆清初絹本彩繪,尺寸約在127×129公分之間不等;其中包括有《浙江寧波府地輿圖說》(平圖020965)一冊,38×49公分,尺寸及圖名皆與其他七冊不合,顯然屬於裝箱時誤混入;而本應屬於此套圖集的《浙江寧波府屬地理輿圖》(平圖021308)一冊,清初絹本彩繪,尺寸126×127.5公分與之相似,則散在第四箱內;而清朝浙江省域應有11府,另缺《浙江衢州府屬地理輿圖》(平圖021449)一冊,誤入第六箱,應予歸併;還有《浙江金華府屬地理輿圖》和《浙江嚴州府屬地理輿圖》二冊則不見蹤跡。

第五箱存《河南開封府道里圖》(平圖021435)、《河南彰德府道里圖》(平圖021436)、《河南衛輝府道里圖》(平圖021437)、《河南河南府道里圖》(平圖021438)、《河南南陽府道里圖》(平圖021439)、《河南汝寧府道里圖》(平圖021440)、《河南汝州府道里圖》(平圖021441)、《河南懷慶府道里圖》(平圖021442)等八幅河南省諸府的道里圖,均清初絹本彩繪,尺寸約在159×160公分之間不等。清朝初年的河南省共領有九府,以上僅有八府,還缺一歸德府圖。而第十一箱存有清初絹本彩繪《河南歸德府道里圖》(平圖021524)一幅,尺寸158.5×159公分,與前八幅尺寸相合,應屬同一套中散出,宜重新歸併。此外,第十七箱存有《河南全省道里圖》二幅,亦為清代初年絹本彩繪,編號平圖021578,尺寸378.5×200公分;編號平圖021579,尺寸378.5×199公分。兩幅圖可以拼合成一整幅河南全省道里圖,是否與那九幅分府道里圖合屬一套?還需要從質地、文字注記與繪製風格上加以判定。

這些被視為「清初絹本彩繪」的輿圖是否真的成於清朝初期的順治、康熙年間,也還需要結合清代檔案重加勘定。

對於上述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平圖」中的羈混、散落現象,應當儘快予以檢核,重新歸併,更正現有的「平圖」編碼,以免在今後的數位化進程中繼續按舊目誤配而影響輿圖的使用。

五、關於合作整理清代輿圖檔案的初步試例

整理海峽兩岸收藏的明清輿圖需要雙方合作，將各自收藏的輿圖檔案目錄公開，在不損害原圖的情況下，儘量向研究者或公眾提供清晰的圖像，而且應當結合海外其他收藏品一起整理。試舉一例：

國立故宮博物院現保藏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有關黃河河工之輿圖十二套：¹³

《黃河發原〔源〕至河南省各廳工程圖》二冊，清代紙本彩繪（圖4）；

《六省黃河埽壩情形圖》一冊，清代紙本彩繪；

《豫省黃河南岸堤壩埽壩長文河勢情形全圖》四冊，清代紙本彩繪；

《河北道屬黃河北岸個〔各〕廳河勢工程情形圖》一冊，清代紙本彩繪；

《北岸四廳工程總河圖》一冊，清光緒二十七年河南山東河道總督進呈紙本彩繪；

《黃運河工程圖》二十冊，清嘉慶間紙本彩繪，余案：「清嘉慶間」係舊日注明，未知其所何依據；

《江南省運河各廳屬河道閘壩工程情形圖》一冊，清代紙本彩繪；

《八省運河泉源水利情形圖》一冊，清代紙本彩繪；

《江南運河堤埽閘壩工程總圖》一冊，清代紙本彩繪；

《武成縣至蜀山湖防風埽工程圖》二冊，清代紙本彩繪；

《新估鮑家營開挑引河圖》一卷，清代絹本彩繪；

《運捕二廳光緒三十四年搶險工程報銷圖》一冊，清末進呈紙本彩繪。

上述十二套輿圖專為黃河、運河工程所繪，不含描繪黃河、運河全程的長卷，原在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之第一箱。其圖題為當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清內閣大庫輿圖所標寫，可能有誤，姑且不考慮是否為原圖題。

另外，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史部輿圖類共列出水利之屬輿圖十五套，包括上述十二套，另有其中三套不屬於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¹⁴

¹³ 國立中央圖書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處提供影本。

¹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史部輿圖類，頁343-344。

《豫省黃河埽壩情形全圖》一冊，清代紙本彩繪；
《南河黃運湖河蓄洩機宜圖說》一冊，清嘉慶間紙本彩繪；
《黃河防險圖》一冊，清代紙本彩繪。

余案：此三冊可能不屬於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清內閣大庫輿圖。

經檢核1936年出版之《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¹⁵ 未見記載相同題目的輿圖。但是，核對1997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的《輿圖要錄》，發現有如下幾套輿圖的內容與之有關：

《八省運河泉源水利情形圖》一幅，¹⁶ 清乾隆年間彩色繪本；該圖描繪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山東和直隸八省的河流、湖泊、泉源，對京杭運河山東、蘇北段的閘壩工程和接濟運河的泉源標注甚詳。

《六省黃河埽壩情形圖》一冊，¹⁷ 清代紙本彩繪；該圖描繪黃河自青海黃河源，流經甘肅、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和江南六省入海的河道，對黃河沿岸的埽壩工程均詳細標注。

《江南省黃運河湖堤埽閘壩工程情形總圖》二十四幅，¹⁸ 清代紙本彩繪；描繪京杭運河清朝江南省所屬河段的閘壩工程，涉及江南省所屬各廳主管的黃河河工與運河工程事宜。

《豫省黃河南北上游七廳現在河勢工程情形全圖》一幅，清光緒十三年張瀛奎繪製，紙本彩繪，詳細標注黃河南北兩岸各段大堤堤工長度，及防河兵、堡夫人數。

《豫省南北兩岸八廳經管工壩埽段情形全圖》一幅，清光緒年間上南河同知黃家駒繪呈，紙本彩繪，詳細標注黃河南北兩岸防河兵夫堡房、堤壩、攔黃埝等用工人數及銀兩。

15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

16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頁71。另藏一幅同名繪本輿圖，因黃河已經改奪大清河入海，顯係清末作品。

17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頁69。

18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頁301。

以上略舉數幅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的輿圖，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北平圖書館裝箱移出之圖相較，或名稱完全一致，或內容相近而圖題稍異。這些輿圖值得結合清朝檔案加以對比，重新整理，探討其源流關係。

此外，美國國會圖書館也收藏了一些清朝光緒年間河工圖和運河工程圖，黃河河工圖有：

- 《中河廳屬光緒元年分補廂中牟下汛三堡順堤埽工題估河圖》
- 《中河廳屬光緒貳年分搶修工段比較上年化險為平河圖》
- 《南岸三廳光緒二年分河道起止里數做過工程段落丈尺總河圖》
- 《上南河廳屬光緒二年分搶修工段比較上年化險為平河圖》
- 《下南河廳屬光緒二年分搶修工段比較上年化險為平河圖》
- 《河北道屬光緒二年黃河形勢做過工程全圖》
- 《上北衛糧廳屬光緒二年比較元年搶修埽工平險丈尺圖》
- 《下北河廳屬光緒二年比較元年搶修埽工平險丈尺圖》

此八幅繪製於清光緒初年（1875-1876）的彩色輿圖，均為尺寸相近的長卷呈送摺，紅緞背封，貼黃簽墨書圖題，簽書「及字第××號」，加蓋關防紅印。分別描繪清代河南省黃河南北兩岸各廳管段內黃河大堤各類堤壩的位置和修築形勢，貼紅簽描述該段黃河順堤補廂埽工地段與施工長度。凡貼紅處，押蓋滿漢文關防紅印，以防貼紅脫落後不知應當施工的位置。顯然是光緒初年黃河堤埽搶修工程進行之前的設計估算送審圖或工程完工後的「化險為平」圖。可能伴隨著給軍機處或其他機構的奏摺錄副，或可能是保存在清代當地官署的副本。遺憾的是筆者還沒有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中發現相關的檔案。

運河工程圖有：

- 《運泇捕上下泉六廳光緒二年搶修工程咨估圖》
- 《運泇捕上下泉六廳光緒二年分做過歲搶二修另案等工用過銀兩及河道起止里數圖》
- 《運泇捕上下泉六廳光緒九年搶修工程咨估圖》

以上三幅均為清光緒年間繪製的紙本彩繪呈摺輿圖，紫紅布面背封，貼黃簽，墨書圖題，簽書「及字第××號」。輿圖描繪自江蘇邳州黃林莊至山東德州柘園鎮鹽關，清朝山東省運河河道兗州府所屬運河廳、泇河廳、捕河廳、上河

廳、下河廳、泉河廳六廳管段內的搶修防風工程。墨書注記，貼紅簽描述山東段運河搶修工程名目、地點、施工長度與工程量。凡貼紅處，押蓋「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之關防」滿漢文官方紅印，以防貼紅脫落後不知原來的位址。這些輿圖屬於清朝光緒二年至二十六年間（1875-1900）山東省為保證運河水源而實施的搶修工程套圖之一，從圖題、注記內容與貼紅押紅關防大印「另案幫築」考察，《咨估圖》係工程初期的費用諮詢估標圖，另外一種呈摺圖屬於工程做過之後的費用結算圖，繪製時間應比前者稍晚。

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輿圖組也收藏了一批山東省運河搶修圖呈送摺，應屬於同期繪製的呈摺圖。¹⁹我們核對了1997年出版的《輿圖要錄》，發現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收藏的河工圖、運河工程圖裡剛好缺失了上述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相同主題的輿圖。而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也收藏了許多黃河河工圖和運河工程圖，而且還有與之相關的清代檔案。由此可見，任何一方的輿圖收藏都不是完整的，所以有必要多方合作來查閱、整理，以期能夠對某一主題的輿圖編寫出完整的目錄，並能夠將輿圖拍照或掃描，以利研究。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進行清代檔案整理與合作的同時，亟待同時開展輿圖檔案的合作整理，其工作程序建議如下：

- （一）匯總海內外各圖書館藏明清輿圖目錄，包括直接相關的文字檔案。
- （二）由專家合作審閱，將輿圖按主題分類，將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收藏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裝箱散亂之輿圖、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輿圖組收藏的明清輿圖、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原藏輿圖重新按類別歸檔還原。
- （三）鑒定能夠明確屬於明代繪製的輿圖，這部分輿圖的數量不會太多，重新編目。為每件輿圖寫出提要。
- （四）通過檢索清代檔案記載，對比輿圖風格，鑒定國立北平圖書館舊目中記載清初進呈本輿圖，是否可能將明代繪製的輿圖歸入。
- （五）利用海峽兩岸所藏清代檔案及相關史料，清理出清代地方官員呈進的

19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頁264-267。

輿圖，考察與輿圖繪製相關的人事關係，考定未能斷明繪製年代的明清輿圖。

- (六) 對比各地所藏同類、同主題輿圖，鑒定其源流、摹繪本或派生本，對古代輿圖進行綜合整理，編輯出相對完整的明清輿圖聯合目錄，並附提要。
- (七) 利用已經整理的綜合輿圖要錄，修訂中國地圖史，展開有關輿圖文化的合作研究。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 覺羅石麟修，儲大文纂，雍正《山西通志》，影印清乾隆《四庫全書》本。

二、近代論著

- 王庸，〈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新購輿圖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第4號，1932年7、8月，頁437-464。
- 王萍、官曼莉，《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那志良，《撫今憶往話國寶》，香港：里仁書局，1984。
- 袁同禮，〈國立北平圖書館概況〉，《圖書館學季刊》，第5卷第2期，1931年6月，頁300-315。
-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列印稿），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史部輿圖類，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
-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二十四年十一、二月分工作報告〉，《文獻叢編》第32輯，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5，頁1-3。
-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文獻論叢》附錄，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頁15-58。
-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文獻館檔案在滬存貯及其工作之情形〉，《文獻論叢》附錄，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頁59-62。
-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
-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文獻館二十五年分總報告〉，《文獻叢編》第1輯，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7，頁1-3。
- 張秀民，〈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址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10卷第4號，1936年7、8月，頁3-5。

A Preliminar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g Dynasty Maps Hel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Li Xiaoc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b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Department of a digitally photographed and scanned catalog of maps from the Ch'ing archives has enabled the public to easily utilize these precious relics of human culture. With the generous support of the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Department, and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established by Wang Yung and other scholars in the 1930s, the author has cross-referenced these maps against those listed in the old catalog of maps originally held in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 Drawing upon over ten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old Chinese maps in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llections, the author here presents personal judgments on the date, content, and other related aspects of these maps. By comparing the maps to those listed in the catalog of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 the author takes steps toward clarifying the original locations of what is now a scattered collection. He closes by arguing for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carry forward these initial efforts toward the eventual goal of reconstituting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catalog of maps from the Ch'ing archives. (Edi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Ch'ing dynasty map archives, catalog of maps in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 map-holding institutions, organizing map arch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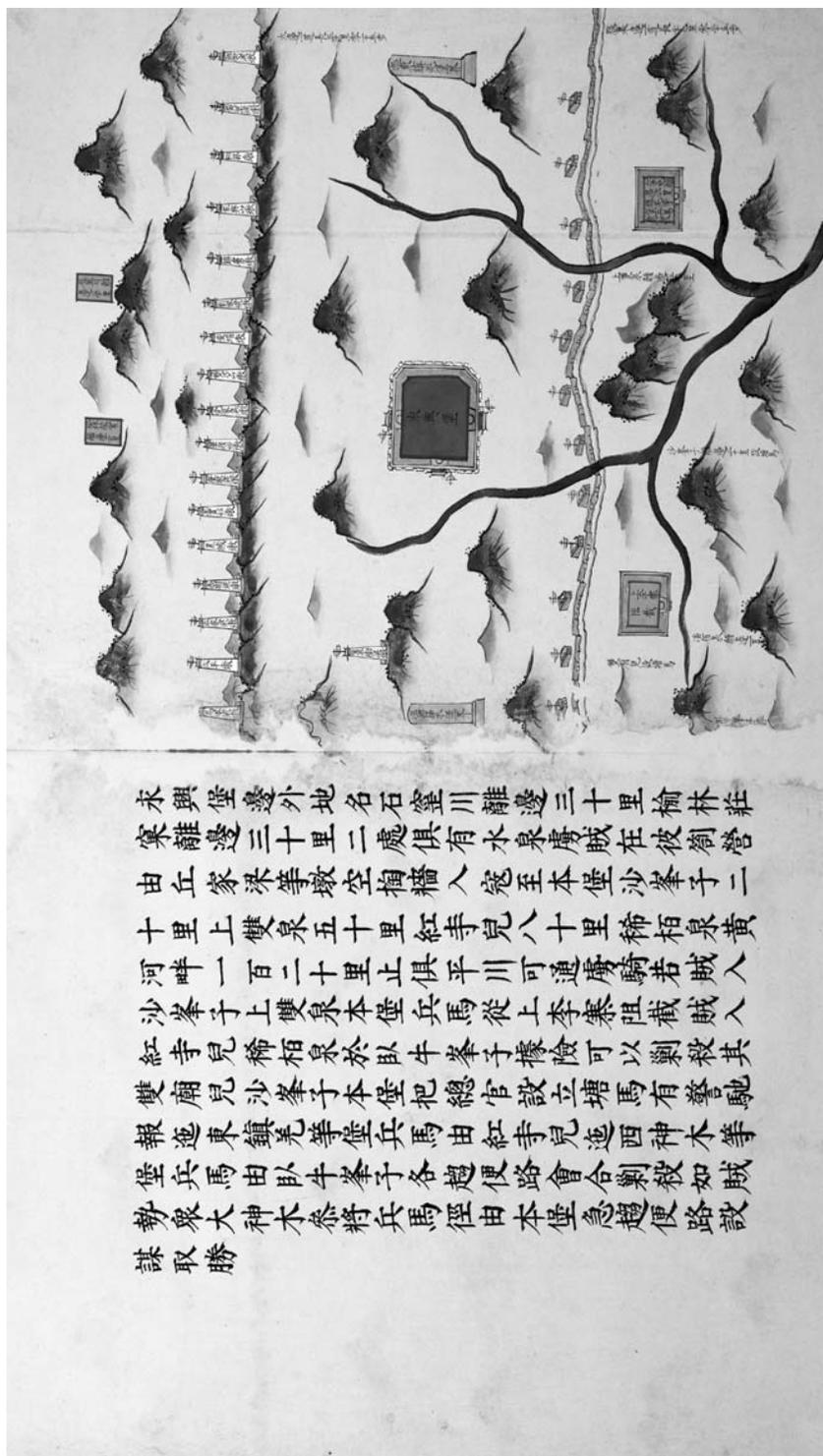


圖1 陝西鎮戰守圖略(局部) 冊頁 每頁縱52公分橫90公分 明嘉靖間紙本彩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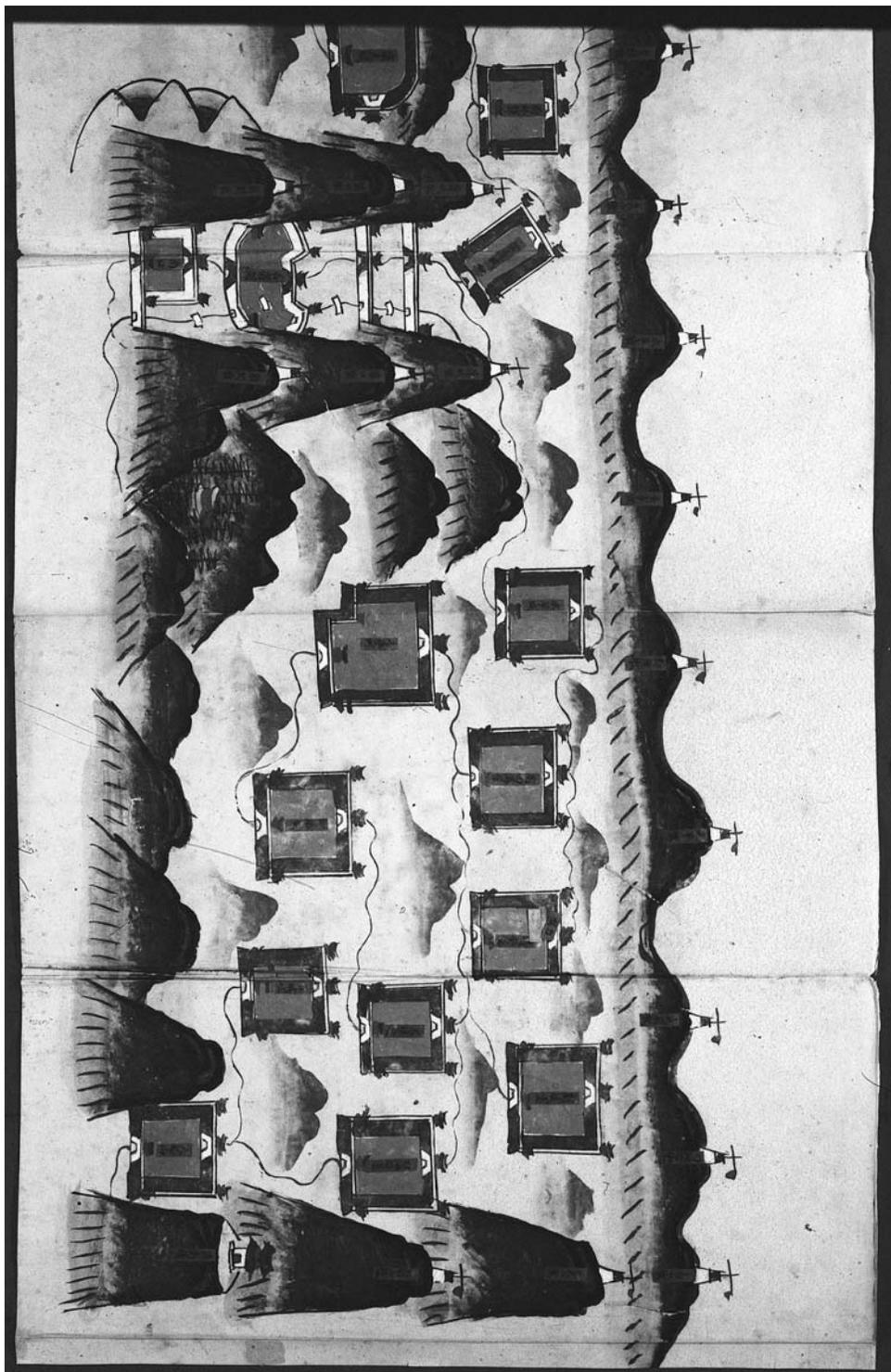


圖2 宣府鎮圖本(局部) 經摺裝 每摺縱47公分橫20公分 清初紙本彩繪



圖3 浙江紹興府屬地輿圖 縱150.5公分橫150.5公分 明代絹本彩繪

